



蔡台客聚 彥火

# 管管的怪人怪詩怪文

管管與袁瓊瓊分手，聞者都有點意外，後來管管與小他38歲的梁幼菁（筆名：黑芽）結婚，生活頗美滿。

袁瓊瓊在管管逝世時感慨道，當她知道管管去世後，「……心情震盪不已。感覺年輕時與他共同生活過的日子，那些生命碎片，似乎在他大去時『還』回來了。」

我在管管於愛荷華期間，曾對他進行一次深入的採訪。

在訪問他的過程中，他幾乎是無話不談，是一個不設防的人——直話直說，從不繞圈子，與七等生的閃爍其詞、故作高深大異其趣。

綜觀他的一生，作品不多，卻為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以「詩人管管」享譽台灣的管管，訪問時，他告訴我出過一本詩集《荒蕪之臉》。此後就是不同版本的《管管詩選》、《管管：世紀詩選》等。

管管的詩，以奇怪詭譎為特色，他的那首代表作《荷》，把量詞刻意顛倒了，卻塑造了一種特異時差及予人一種混淆感覺，喻義隨着歲月嬗變，眼下的世界已是時光錯亂，草木皆非：

「那裏曾經是一湖一湖的泥土/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/現在又是一間一間的沼澤了/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/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/不，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」

還有一首他頗自鳴得意的詩《春天的鼻子》，他在他的詩畫開幕活動中，親自當眾朗誦了：

「春天的嘴是什麼樣的嘴/小燕子呢喃是春天的嘴/春天的飛是什麼樣的飛/翩翩蝴蝶是春天的飛/春天的臉是什麼樣的臉/杏花李花是春天的臉/春天的手是什麼樣的手/垂垂楊柳是春天的手/……」

朗誦到一半，他驀然舉手向觀眾說：「報告老師，我忘詞了。」在全場一片哄笑中他才慢條斯理地唸最後兩句詩：「還有鼻子呢/亂跑的蜜蜂是春天的鼻子。」

管管這一做作，很有戲劇效果，也帶來歡笑！

管管把春天描繪得活色生香，不但有鼻子，還有嘴有臉，有手有腳，還能飛能看，他刻意把春天擬人化了：「春天坐着小河從山裏來」，「春天像你你像煙煙像吾吾像春天。」

問他的散文題目為什麼用上《春天坐着花轎來》，他振振有詞地說：「春天坐着飛機來，就聽不到鳥們在山林裏的唱着嘴和沾滿春雨的翅膀，春天是坐着花轎來，4個轎夫抬着的大花轎。」似是歪理，卻言之成理。

他出過四本散文集，很受讀者歡迎，包括《請坐月亮請坐》、《春天坐着花轎來》、《管管散文集》、《早安鳥聲》。

（《說台灣詩人管管》，之二）

作者按：10月6日本欄第一段，「……1984年在美国『愛荷華寫作計劃』活動期間訪問他的錄音整理出來。」1984年應為1982年才對。倒數第二段，「那年管管55歲，袁瓊瓊33歲」應為「那年管管53歲，袁瓊瓊31歲」才對。謹向讀者致歉。



姚姦雅音 姚珏

# 贈人玫瑰 手有餘香

最近好友李偉民訪問我的一篇文章廣受歡迎，題為《從上海白玉蘭、紐約玫瑰、到香港洋紫荊，小提琴家姚珏花落誰家？》。以花喻城，確實點出了我人生經歷的三段文化熏陶和生活軌跡。我小時候在上海學習小提琴，7歲就開始公開演出，16歲獨自漂洋過海，到三藩市、紐約學習和生活，1997年結婚和定居於回歸後的香港。要說花落誰家，其實三城都是我人生綻放的土壤，而背靠祖國、面向世界的香港更是我的花中之冠。我說過，嫁到香港20多年，我對香港的感情，濃到化不開，今天和未來，我屬於香港。

香港是個文化大熔爐，我對李偉民說：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在一起，很快就好像不同的金屬，在坩堝中熱混成新的合金，既鞏固舊有的價值觀，但又形成一種新的融合文化。」「我是香港的一分子，和許多人一樣，為我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文化感到驕傲，但是我希望以香港人身份，把香港的藝術和中華的文化帶到全世界，發揮這個文化大熔爐的超合金力量！」

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首次定位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，我多年的願望有了廣闊的天地。藝術文化於人心之益，是一種美麗的文明、柔軟的力量，正如鮮花為大地帶來姍姍嫣紅，生生不息。但是孤芳自賞一定不如「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」。這句古諺語，意思是說，一件很平

凡微小的事情，哪怕如同贈人一支玫瑰般微不足道，但它帶來的溫馨都會在贈花人和受花人的心底慢慢升騰瀰漫。

藝術文化的表演和欣賞恰恰也是如此的神奇。引申開來，分享我人生的歷程和經驗，對閱讀的朋友有所裨益，正是我開設這個專欄的初心。

「姚姦雅音」是我專欄之名，也早是我微信公眾號的名稱，相信有關注的朋友已經看到我分享當初留學美國的經歷；以及作為一名女性小提琴家，又要擔負妻子和母親的家庭責任，如何平衡取舍，盡力做到完美的心路歷程；特別是在香港從事藝術教育及公益活動，為孩子們帶來歡樂和希望的精彩活動。這些故事今後也會在此專欄娓娓道來。

我覺得音樂是人生，世途經歷愈多，演出愈有深度。2003年我創辦了「香港弦樂團」，希望為香港的年輕藝術家提供更多的演出平台、更多的人生歷練。樂團與賽馬會合作的音樂能量計劃，堅持6年免費為基層孩子教授音樂、組織演出，用音樂點亮許多本地家庭的人生希望，也使參與的青年音樂家獲得成長。這也是「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」。

偉民訪問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「什麼是好的音樂」？我當時的回答是：「有根的東西，根，便是你的過去直至今日，形成一個怎樣的你……」現在我還想加上一點，根也是你自信的分量，開放的包容，和不斷的進步。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# 腦袋被餵滿了垃圾

朋輩茶敘，說好了不開心的話題免談，不想抹煞風景或影響大家的心情，但曾任輔警的友人（正職是會計師）表示，為曾經是同袍的水警女高級督察之死心裏難過、神傷。

一臉憤怒不已的友人說：「連逝者都不放過，言行涼薄冷血，喪盡天良，那班死腦筋缺心眼的廢物，根本跟『人』字沾不上邊，全部的腦袋都被餵滿了垃圾，不想說狠話也得要對他們說一句：『等天收啦！』什麼恨鐵不成鋼都是廢話，『鋼』不是『恨』出來的，是『煉』出來的嗎？！對那些瘋人瘋語，真的沒有法例可以制裁他們嗎？如果現在無此法例，香港法律界和政府律政部門，也該在這方面想想辦法建立新的罰則，懲治這群惡魔，他們的所作所為，早已是人神共憤了。」

香港現在的一代年輕人及暴民簡直是「夜郎自大」，在公眾地方經常都聽到他們的粗言穢語相當流利，已沒有羞恥之心，無論他們的打扮如何時尚，這些素質已被自己的言行舉止出賣，實在需要從頭學習禮義廉恥，須知多行不義必自斃！

幸好不少香港人還是心存「正三觀」，不斷在網絡世界強調於他們心中，林婉儀高級督察是中帼英雄，人民衛士……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；更指那些言行惡劣之輩為「禽渣」。

「某次和家人飯聚，隔離枱有幾個人在高談闊論，什麼親情無用，最緊要自己冇錢……但死硬事，唔關我事云云，聽得坐在附近的食客都O噴嘴，有人不齒他們的言行，恨得牙癢癢表示想搵他們耳光，但我也心忖着：你死你賤啦，與人無尤！終有一天這班廢物都會被垃圾掩埋的。」友人認為心善亦要有度，不要浪費：「看來未來的日子裏，香港繁榮安定仍要靠我們五六十歲的人繼續支撐了，撐得幾耐得幾耐囉！」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# 做班主

近幾年咱們的變化真大，我是說傳媒，我最熟悉的娛樂傳媒。整個環境的轉變，紙媒的日子難捱，網媒紛至，加上香港社會問題、黑暴破壞、疫情擴散，我們受到嚴重影響。首先一些有資歷的我的朋友，相繼「被退休」，也有到退休年齡，紛紛離開行業，多位在同一單位服務了半生，未有轉過報社的，未到相關年齡也吃了無情雞。當大家還在慨嘆還在惋惜之際，另一些年輕同業先後因為報社收緊開支，一次又一次的裁員，都被裁走了！我看看一個個到處找新的出路，感覺難以形容。

離開本業，此等環境下可以找到的工作可想而知，的士司機，私家車司機、物業管理、外賣員、還有是幾個朋友搞公關宣傳，如此狀態下還有什麼公關宣傳可做，不過有總好過沒有，大家就這樣捱下去！我其中一位攝影師朋友，他做了的士司機，又去學做廚師，還好他沒有太大經濟壓力，顯得比較自在。我另一位攝影師朋友出去當了物業經理，他坦言都已經很好的了，沒有什麼可抱怨！他說日子還是要過的，沒什麼大不了。眼見他們工作上生活上的改變，大家都知道好時機已過，行業最

風光的日子已遠離，眼前只有踏實地接受改變！

在眾多轉業的同行中，我的一位師妹卻有着與眾不同的轉變，她離休後不愁生活，一心只享受退休的快樂，以前單單地享受工作，現今卻與眾同樂，重新接觸舊同業，和大家天天快樂相聚，成了孟嘗君，咱們都變為她的食客！還不止於此，忽然地向我們宣布，她要當班主，組班做粵劇！這個意外大家議論紛紛，粵劇一個花錢的行業，最好的例子是新光戲院，李居明大師為新光為粵劇投了多少，已經不去計算了。此時師妹也來這一招？不過對此實在不必太擔心，反而為有人如此熱切地為粵劇而投資，實在是非常難得！

師妹選了一對新人王志良、林穎施，重新編寫出《呂布情傾貂蟬》一劇為開班之作，投了不少資金，為12月12日第一次見觀眾而傾力打造一個新的粵劇班，大家都有所期待！

我一位親戚家的女孩溪溪，從小跟我學習寫作。她在初中階段有兩次轉學，最近一次是在初三時離開父母到遠方學校就讀。少年時代親戚的壽慶更替，如同她的名字一樣，也為「溪」這個字做了「汨汨流淌」的註解。十幾歲離開故鄉，去漢沽某中學讀初三，對於為夢想而活的孩子，年紀已不算太小。但是，她還是含着淚與笑，離開家鄉，



付秀宏

# 故鄉、遠方和少年

我在深圳一家雜誌社「名家」欄目做特約編輯，這一期組稿名家是江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子先生，他寫了一篇名為《遠方》的憶舊散文。文中，他富有深情地說：「遠方，對一個鄉村少年來說，是一個足以致命的詞，或者說，是一個關乎拯救的詞。少年之於故鄉，非常需要遠方這個致幻劑，來滿足他對一切的想法。小時候江子會常常盯着一個背着行囊出門的人的背影，慢慢走向學校，內心總是湧起一股悵然若失的情緒。」

1990年，江子19歲，因為寫作的緣故，他獲得了一張與數千里之外的大海和長城約會的通行證——參加北戴河少年文學筆會的邀請函。他第一次登上了火車，那倒伏在大地之上的鐵軌，正是他夢寐以求的「天梯」。當在淺綠色的窗下坐下，等火車急速地飛馳起來，他看到窗外的城市、鄉村、山巒、林木，彷彿是一條急速奔湧的河流，讓他疑心遠方是洩慾的，而旅途中的自己，是不是河流裏一條方向不明的魚兒？

從江西出發，株洲、醴陵、長沙、武漢、鄭州……一個個城市紛紛從地圖上依次還原，帶着各自的脾性和溫度，對這個初出家門興奮莫名的鄉村少年頻頻致意。當火車駛到秦皇島境內的昌黎站時，江子甚至浪漫地以為自己來到了唐代，那個姓韓名愈人稱「昌黎先生」的唐代文人可能正在城中吟誦剛寫的篇章，只是巨大的火車「啞嚕」聲淹沒了誦讀聲。——是的，不可知的旅途，讓他擁有了非凡的想像力，還有成片的高粱，在鄉路上奔跑的馬車，窗外新鮮的嘩嘩作響的樹葉……

我一位親戚家的女孩溪溪，從小跟我學習寫作。她在初中階段有兩次轉學，最近一次是在初三時離開父母到遠方學校就讀。少年時代親戚的壽慶更替，如同她的名字一樣，也為「溪」這個字做了「汨汨流淌」的註解。十幾歲離開故鄉，去漢沽某中學讀初三，對於為夢想而活的孩子，年紀已不算太小。但是，她還是含着淚與笑，離開家鄉，

走向遠方，接受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的變故，向充滿詩意的未來款款走去。

開學不久，溪溪寫了一首《青春》的詩歌，通過微信發給我，寫得非常細膩。詩中，透出離別家鄉的情感軌跡和對新學校所寄寓的心靈弦音：

青春的相遇/是一首奏鳴曲/總在每個清晨/響起 當月色降臨/校園裏桂香如蜜/星星依偎在一起/而我站在笑意盈盈的夢境裏/青春的離別/是一種將逝去的悵惘/彷彿在撥開迷霧/於遠方路口/漸行漸離 遠去後/青春是一本融在回憶的紀念冊/總被珍藏在內心的深處/時常翻看/永不散軼 在青春的煩囂和困惑中/保持心靈的安寧/柔美的神采/是你朝氣蓬勃的心影/請閃動迷人的眼睛/朗朗一笑別再傷心/每天都是青春的進行時/美好的事物正在醞釀開始

溪溪在她的故鄉長大，深深懂得，遠方也曾是自己的夢想，她是另一個意義上的江子。別離故鄉，走向遠方，則是成長過程中的心智蛻變，需要自己一個人滿心承載未來的星光和路途上的黯淡，之中的些許不安和陌生都得一一點點慢慢吞下，以擁抱的姿態迎接新學校的曙光。若是寒風來了，便迎着風讓它吹在臉頰；若是心橋塌了，則要修復渡口撐船自渡。她心底有個聲音：「只管努力往前，命運會帶我去一個不錯的地方。」

一江秋水罷盡凡事，少年多夢往覆夕。千絲萬縷，青春異地，溪溪處處且把詩情尋覓。欲回眸，輕撇一笑，看萍水喜相逢。為抒淡淡惆悵，執筆畫心，又撫琴訴諸耳聞。看遠方求學恨，此情、此景、此晨，朗朗一笑扣心門……斜光到曉穿朱戶，錦瑟年華莫虛度。故鄉、遠方，就這樣存放——在一個又一個少年的心間，漸漸凝成了恒久的記憶。

記得，早秋的曙光把我窗戶上的一個個小木框鑲成橘黃色，故鄉院子裏的小菜畦裏母親正在收拾葫蘆秧子，弟弟還在睡，我從床上爬起來，和院子裏的母親一句一句地說着話。談話內容無非是明年多種葫蘆少種南瓜之類，說話聲音輕而細密，在黎明半暗的天光裏一直流淌。那天，我離開了故鄉，到

遠方的保定去求學。那些語調似乎漂漂在不遠的空氣裏，它還會流到今天我的心裏，只是那一邊是剛準備走向遠方的少年，這一邊已是滄桑淡定的中年。那一年早秋，氣息將醒未醒，就像栽在泥土裏的夢一般。

我想，一些熱烈的燦爛必定顯露出起初寒涼的平凡，這種交融氳氳在時空中，這也許就是故鄉和遠方的深意所在。少年是屬於心靈的，更屬於步履。因為步履的呼應，有一種密碼連通了少年到現在的心波光影。江俊濤兄對於故鄉、遠方，更有着屬於自己深刻的感悟。他對我說，自己求學時列車飛馳在華北平原上，窗外一片銀白。只見一輪皓月下，那平展的田疇、寧靜的村莊、溫馨的燈火不斷向後閃去，而月亮卻像跟列車賽跑一樣貼起腳尖向前奔去。不知月亮牽着列車走，還是列車背着月亮行？不覺，他的耳畔響起一支古老的歌謠：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給月亮背包袱，一直背到漢江口。

小時候，奶奶常給小俊濤唱這支歌謠。他總是問：「奶奶，漢江口在哪裏呀？」奶奶說：「在很遠的地方，那是月亮的家，它走累了就會回去休息。」「那……月亮的家在哪裏呀？」父親看着他，像理解了一個少年天真的幻想一樣，淡淡地說：「孩子，月亮的家不在漢江口，在天上。」「在天上？天那麼大，哪裏是它的家呀？」「整個天空都是它的家，」父親指着月亮說，「它這會兒在我們頭頂上，那片天空就是它的家；待會兒它到別處去了，別處的天空就是它的家。它以天為家，所以就處處是家了。」

長大後，俊濤兄到很遠的地方去讀書；畢業後，又到很遠的地方去工作。在一個有月亮的夜晚，他坐在回鄉的列車上，喃喃自語說：「故鄉、遠方和少年，像一首甜膩而着涼的詩，如月光奔湧。列車的鐵軌，像一團銀光飛速地向前飛速移動，那是月亮的腳嗎？」此時，奶奶和父親的話不覺又在他耳邊響起，「月亮走，我也走」……剎那間，俊濤兄懂了：是月亮牽着列車在行，是遠方和詩伴着歲月在走，是心靈和鄉情伴遊子深情地回望……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# 人本教育

孩子因為做漏了功課，又不見了一本簿，班主任打來問問，想了解一下。

我們連聲說不好意思，因為近來工作忙，且哥哥上了四年級後，功課都深了，所以重心都放在哥哥上，一下班他已東問西問。弟弟一向成績好，也不用我們幫他溫書，我們的方針是盡量給他自己承擔的空間，自己要帶和做什麼功課自己處理，且他一向很獨立，連默書也不讓我們給他溫習，所以就算偶爾忘了寫手冊影響操行，我們也由得他。當然，也要時刻提醒他要再小心點。

大部分的香港教師，都會覺得家長責任是查閱子女所有功課。我們起初以為老師也要怪罪下來。怎料老師竟然問你打算怎樣跟他說？我們說當然也要警告他呀！老師竟然說：「不如先向他了解一下吧，這個孩子不能罵，他好像不太害怕嚴

肅的指責，他的性格很冷靜啊！」

這位老師也指出了他和哥哥的不同——哥哥一叫就做，比較純品，也自我要求高；弟弟則很有自己一套，表達能力強，但不易說服他。這位班主任已教過兩個孩子，不僅沒有優秀的比較，反而恪記孩子的性格和特質，也肯花時間和家長商討教育方式，叫我們十分感動。

很多人不喜歡香港教育制度，但只要有好教師，制度反而其次。孩子的學校雖然有設立精英班，但目標是拔尖補底，開學時亦跟家長說，不要恐嚇孩子一直要留在精英班，分班只是方便學校分配資源。我們聽過很多學校表面上不明分精英及普通班，但又暗地區分了，然後成績較差的班別就不太理會，由得他們自生自滅。

制度只是表面的，最重要是主事及執行的人，抱着什麼心態去從事教育工作。



騰情萬里 趙鵬飛

# 跋山涉水到樓觀

秦腔名劇《三滴血》裏面有一句唱詞「登山涉水到蒲關」。我打電話給母親，問她究竟是該唱作登山涉水到蒲關，還是登山涉水到樓觀。母親聽了嘆喟一聲笑了起來。笑畢問我，你想法了吧？幾時才能通關回來？我沒答，反問她，今天做了什麼好吃的？她說，見風就是水，見天就下雨，菜貴肉便宜。包餃子，包包子，炸了一鍋油餅子。這回輪到我笑出了聲。

都是寒露，香港還是接二連三的颶風。大風大雨之際，濕悶蒸人的氣溫連得並不明顯。我的鄰居在裝修，每日鑿牆鋸木敲磚打地，愈發讓人覺得斗室難臥。把視頻電話的聲音，調到最大，母親在那一端半邊臉都貼着手機的顯示屏了，聽得仍然有些吃力。前幾日，她去赴一場親戚的壽慶，席間吃了幾塊魚肉，想是那家的廚子烹飪手法太過油膩，一連好幾天，腸胃翻騰，不甚舒服。加之又連日大雨，氣溫驟然下降，短衫短袖，直接換成了毛衣秋褲，行動也不靈便。整個便人躺倒在床，只覺得茶飯不思，周身不適。現成的藥，倒是吃了好幾種，人還是懶懶的不願動。我的一通電話，引她笑了一回，不止身子輕快了一半，竟還想着

要吃一大碗陽春麵。

有了春秋的人，療愈的藥物，不見得比兒孫牽掛有效果。倘若時不時還能心無掛礙朗然一笑，多少積食滯氣，瞬時之間保準疏散得清清爽爽。香港與內地幾時恢復免隔離通關？特首都答不上來的問題，我又如何能知道答案。疫情綿延已久，兩地引頸期盼團圓的人，心焦到已要病入心痛。身邊不時有朋友決定棄港回內地。細細問起來，不是香港不夠好，也不是在港工作不順利，實在是疫情作祟，封關作難。與父母親人分隔太久，兩廂思念的弦，經不起繃得太緊繃得太久。新冠病毒新變種肆虐，對正在形成的疫苗保護屏障，形成了突破，各國各地的防疫措施也迎來更嚴峻考驗。作為一個國際性都市，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香港，要在兩種不同防疫措施之間，尋求到兼容並蓄的轉換方式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過，特首已經說了，眼下與內地恢復通關是頭等大事。至於還要等多久，還需要耐心等待。聊勝於無。

那一年正月十五夜，榮國府由賈母做主，在大花廳擺了幾席酒，定了一班小戲。榮寧二府的子侄孫男孫媳，都來赴宴。台上唱的是昆曲《西樓記》之《樓會》選段。扮演文豹的小戲

子，不過9歲，卻也機靈異常，為引賈母一笑，故意把這齣戲末尾一句的戲詞，改做「你賭氣去了。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，待我騎了這馬，趕進去討些果子吃是要緊的。」賈母等人果然都被這句詞逗得開懷一樂，當即命人放賞。榮國府的僕婦們也乖巧，一邊向台上大撒銅錢，一邊回應台上的小戲子們說：「老祖宗、姨太太、親家太太賞文豹買果子吃的。」

一時間，滿台的錢響，滿場的笑響。鐘鳴鼎食之家的天倫之樂，在內裏，與煙火平常人家的綿厚親密，大抵上還是一樣的。

圖片是舊年在終南山下樓觀台拍攝的。

作者提供



作者提供